

重刊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五

題跋詩詞

跋歐陽寄王太尉詩後

豐樂坡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心無
愧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何待祿
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此歐陽文
忠公寄太尉懿敏王公詩軾與公之子定國定國姪
孫子發張彥若同游寶梵定國誦此詩以遺詩人戴
仲達仲達常從文忠公者也元祐元年四月門生蘇

軾書

書黃魯直詩後

每見魯直詩文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殆非悠悠者所識能絕倒者已是可人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與定國子由同觀

又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

記董傳善論詩

故人董傳善論詩予嘗云杜子美不亢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傳笑曰此句殆爲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爲獨苦豈獨盡哉

書參寥論杜詩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簾疎簾看奕棊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爾僕言公禪人亦復愛此綺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朶頤哉

記少游論詩文

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

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題李伯祥詩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爲詩詩格亦不甚高往往有
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愛也余
幼時嘗見余歎曰此郎君貴人也不知其何以知之

題魏處士詩

昔年過洛見李公東之言真宗東封還召處士楊朴
上殿問卿赴召時嘗有朋友作詩送行否朴對曰無
有唯臣妻一絕上使誦之朴不可強之乃曰且休落
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

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因覽魏野處士詩

記之

苞按重
出小異

題王晉卿詩後

晉卿爲僕所累僕旣謫齊安晉卿亦貶武當飢寒窮
困本書生常分僕處不戚戚固宜獨怪晉卿以貴公
子罹此憂患而不失其正詩詞益工超然有世外之
樂此孔子所謂可與久處約長處樂者元祐元年九
月八日

書黃坭坂詞後

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小兒輩藏去藁醒後不復

見也前夜與黃庭堅魯直張來文潛晁補之無咎夜
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
意尋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錄一本以遺余持元
本去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夕購子書不厭近又
以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毋多費我絹
也乃用澄心堂紙李承晏墨書此遺之元祐元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

題懋寂圖詩并魯直跋

元祐二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作
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懋寂寞龐眉皓
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兩腳葉裏松子僧前落之句
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爲懋寂圖子由題云東坡自作
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未足兼收前
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洲派竹石風流
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作輞川詩文與可
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吾竹雖不及石似過
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
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爲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
便是詩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
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魯直書

題張安道詩後

因嗟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從茲還倚
壁不知重掃待何人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謫官筠州
張安道口占此詩爲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嘗出
涕向人也元祐二年十二月薨於南都將屬續問後
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舉哀薦福禪院
錄此詩留院中

書張芸叟詩

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
征回塗中作詩二絕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認被官
軍砍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
青岡峽裏常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
骨將軍休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察所奏貶郴州
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而退西人從城
上大呼官軍漢人兀撻否或仰而答曰兀撻城上皆
大笑西人謂慙爲兀撻也

書試院中詩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領貢舉事辟李伯時爲考
校官三月初考校既畢待諸廳叅會故數往詣伯時
伯時苦水悸惛惛不欲食作欲驅馬以排悶黃魯直

詩先成遂得之魯直詩云儀鸞供帳饗蟲行翰林濕
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從橫木穿石盤未渠透坐窻
不遯令人瘦貧馬百齧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
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子瞻次韻云少年
鞍馬勤遠行夜聞齧草風雨聲見此忽思短策橫千
重故紙鑽未透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芋魁歸飯豆
門前欲嘶御史驄詔恩三日休老翁美君懷中雙橘
紅蔡天啟晁無咎舒堯文廖明畧皆繼此不能盡錄
予又戲作絕句竹頭搶地風不舉文書堆案睡自語
看馬欲驪頓風塵亦思歸家洗袍袴伯時咲曰有頓
塵馬欲入筆疾取紙來寫之後三月六日所作皆
也眉山蘇軾書

書鬼仙詩

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中流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
却空將荷葉蓋頭歸江上檣杆一百尺山中樓臺十
二重山僧樓上望江上遙指檣杆笑殺儂湘中老人
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
却巴陵道爺孃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
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着浦口潮來初渺漫蓮
舟溶漾採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更折看

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
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
寒草白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與魯直壽朋天啟會于
伯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作或夢中所作也又記太
平廣記中有人爲鬼物所引入墟墓皆華屋洞戶忽
爲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荒花半落松風晚
清吾每愛此兩句故附之書末

記白鶴觀詩

昔游忠州白鶴觀壁上高絕處有小詩不知何人
也詩云仙人未必皆仙去還在人間人不知手把白
髦從兩鹿相逢聊問姓名誰

記關右壁間詩

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
劍買得黃牛教子孫余舊見此詩於關右壁間愛之
不知何人詩也

記西邸詩

余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
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
其柰畧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真箇是

書出局詩

急景歸來早濃陰晚不開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
今日局中早出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作此
數句忽記十年前在彭城時王定國來相遇留十餘
日還南都時子由爲宋幕定國臨去求家書僕醉不
能作獨以一絕與之云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
霜月寒淚濕粉牋書不得憑君送與卯君看卯君子
由小名也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同歸林下
夜雨對床乃爲樂耳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芭出重出

評詩人寫物

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
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
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
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
工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此
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書付
過

評七言麗句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
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杜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

寂寞無聞馬直至歐陽永叔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鷗
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
以並駢爭先矣軾亦云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
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營亦
庶幾焉爾

○續文宗詩句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世未有續之者予亦有詩云卧聞疎響梧桐雨獨詠
微涼殿閣風

書辨才次韻參寥詩

高栖木食以皤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晝公心印
合每思秦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拄杖穿雲冒
夕煙臺閣山林本無意故應文字未離禪辨才作此
詩時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學作詩如風吹水自成文
理而參寥與吾輩語乃如巧人織繡耳

書參寥詩

僕在黃州參寥自吳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見參
寥所作詩覺而記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
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
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其冷宜茶寒食之明日

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寥汲泉鑛火烹黃蘗茶
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衆客皆驚歎知傳記所
載非虛語也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書

記鬼詩

秦大虛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
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
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詞曰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
衝煙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倉
黃就之不知其爲水也然客亦無他夜會說鬼參寥
舉此聊爲記之

記謝中舍詩

冠元弼言去歲徐州倅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甚
作詩忽詠落梅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
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
是謝中舍問呀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臣有舞者戴
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云

書蘇子美金魚詩

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魚竟日獨遲留
初不諭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
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畧出不食復入

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子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耶

題張子野詩集後

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波耳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與余和詩云愁似鰓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僂但知有周昉士女蓋所謂未見好德知好色者歟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書所和回先生詩

回先生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東坡居士和云世俗何知貪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句壁上稱回山人東老送之出門至石橋上先渡橋數十步不知其所往或曰此呂先生洞賓也七年僕過晉陵見東老之子偕道其事時東老旣沒三年矣爲和此詩其後十六年復與偕相遇錢塘更爲書之偕字君與有文行世其家云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東坡先生書

題張白雲詩後

張俞少愚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雲溪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非槁項黃馘盜名者也偶游西湖靜軒見其遺句懷仰其人命寺僧刻之元祐五年九月五日

記黃州對月詩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居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哉

記里舍聯句

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堯咨舍弟子由會學舍中大雨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楊卽云夏雨淒涼似秋余云有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喫饅頭坐皆絕倒今四十餘年矣

題鳳山詩後

楊君詩殊有可觀之言長韻尤可喜然求免於寒苦而不可得悲夫此道之不售於世也久矣

書黃州詩記劉原父語

昔爲鳳翔幕官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
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
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
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
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竒逸卓犖吾敬
孔文舉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
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
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
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旣没久
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強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
此俊傑人乎悲夫

題歐陽公送張著作詩後

詩中雖不著歲月有歎京已美春之語是則自洛還
館中未久去夷陵之行無幾矣元祐六年東坡居士
觀於汝南東閣

書潁州禱雨詩

元祐六年十月潁州久旱聞潁上有張龍公神祠極
靈異乃齋戒遣男迨與州學教授陳履常往禱之迨
亦頗信道教沐浴齋居而往明日當以龍骨至天色

少變二十六日景貺履常二歐陽作詩云後夜龍作
雲天明雪填渠夢回聞剥啄誰呼趙陳子景貺拊掌
曰句法甚新前此未有此法季默曰有之長官請客
吏請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卽此語也相與笑語至三
更歸時星斗燦然就枕未幾而雨已鳴簷矣至朔旦
日作五人者復會于郡齋旣成嘆龍公之威德復嘉
詩語之不謬季默欲書之以爲異日一笑是日景貺
出迨詩曰吾齋歸卧髀骨裂會友携壺勞行役僕笑
曰是男也好勇過我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五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六

題跋

詩詞

書李簡夫詩集後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
陶淵明欲仕則仕不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
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
之貴其真也李公簡夫以文學政事有聞於天聖以
來而譏事退居於嘉祐之末熙寧之初平生不眩於
聲利不戚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終身者庶幾乎
淵明之真也熙寧二年軾始過陳欲求見公而公病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六
一
矣後二十年得其手錄詩七十篇於其孫公輔讀之
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元祐六年十二月初
四日

題梅聖俞詩後

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醑醪
比祇欠溪頭月下杯梅二丈長身秀眉大耳紅頰飲
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吾雖後輩猶及與
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元祐七年
七月二十二日

跋再送蔣穎叔詩後

穎叔未有帥洮之命作扈駕詩軾和之有游魂之句
遂成吟讖正月十六日偶謁錢穆父作小詩寫之扇
上穎叔穆父仲至皆和軾亦再賦請穎叔收此扇與
此軸旋復迎勞吾詩之必讖也

記寶山題詩

予昔在錢塘一日晝寢於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七
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真此中空洞全無物
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
乃謂予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
此等輩哉世子多諱蓋僭者也吾嘗作李太白真贊

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噴吾今復書此
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撥也

書石芝詩後

中山教授馬君文登人也蓋嘗得石芝食之故作此
詩同賦一篇目昏不能多書令小兒執筆獨題此數
字

書蜀僧詩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飢甚入一村
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竒
而赦之問求蔬食僧對曰有肉無蔬公益竒之師以
蒸猪頭食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尚有他
他技也僧自言能爲詩公命賦蒸豚操筆立成云嘴
長毛短淺含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
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飢軟熟真堪玉筋
挑若把氈根來比並氈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
衣師號元祐九年二月十三日偶與公之玄孫訥道
此因記之

書彭城觀月詩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
好明月明年何處看余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

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此夜宿於贛上方
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
有今夕之悲懸知有他日之喜也

題南康八境詩後

南康歲歲壞城孔宗翰爲守始作石城至今賴之軾
爲膠西孔君實見代臨行出八境圖求文與詩以遺
南康人使刻諸石其後十七年軾南遷過都得遍覽
所謂八境者則前詩未能道其萬一也南康士大夫
相與請於軾曰詩文昔嘗刻石或以持去今亡矣願
復書而刻之時孔君旣沒不忍違其請紹聖元年八

月十九日

書潤州道上詩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
歲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
髮稀只有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僕時三十
九歲潤舟道中值除夜而作後二十年在惠州分歲
錄付過

書綠筠亭詩

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挂墻風梢千燾亂日影萬夫長
谷鳥驚砮響山蜂識酒香只應陶靖節解聽北窓涼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六
清獻先生嘗求東坡居士作綠筠亭語曰此吾鄉人
梁處士之居也後二十五年乃見處士之子瑄請書
此本紹聖二年四月十三日

題秧馬歌後

惠州博羅縣令林君抃勤民恤農僕出此歌以示之
林君喜甚躬率田者製作閱試以謂背雖當如覆瓦
然須起首尾如馬鞍狀使前却有力今惠州民皆已
施用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獨未知爲此而
僕又有薄田在陽羨意欲以教之適會衢州進士梁
君瑄過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詳歸見張秉道可

備言範式尺寸及剡馭之狀仍製一枚傳之吳人因
以教陽羨兒子尤幸也本欲作秉道書又懶此間諸
事可問梁君具詳也試更以示西湖智果妙揔禪師
參寥子以發萬里一笑尤佳也紹聖二年四月二十
二日軾書

又

林博羅又云以榆棗爲腹患其重當以施木則滑而
輕矣又云俯偃秧田非獨腰脊之苦而農夫例於脛
上打洗秧根積久皆至瘡爛今得秧馬則又於兩小
頰子上打洗又完其脛矣

又

翟東玉將令龍川從予求秧馬式而去此老農之事何足云者然已知其志之在民也願君以古人爲師使民不畏吏則東作西成不勸而自力是家賜之牛而人予之種豈特一秧馬之比哉

又

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作秧馬歌以教人罕有從者近讀唐書回鶻部族默戛斯傳其人以木馬行水上以板薦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與此馬類歟聊復記之異日

其狀以告江南人也

書陸道士詩

江南人好作盤游飯鮓脯膾炙無不有然皆埋之飯中故里諺云擲得窖子羅浮穎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稱善詩人陸道士遂出一聯句云投醪谷董羹鍋裏擲窖盤游飯碗中東坡大喜乃爲錄之以付江秀才收爲異時一笑吳子野云此羹可以澆佛翟夫子無言但嚙唾而已丙子十二月八日

記劉景文詩

劉季孫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

東坡先生集 卷之四十六
得陽州以歿哀哉嘗有詩寄僕曰四海共知霜鬢滿
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
盡數百幅耳

書劉景文詩後

景文有英偉氣如三國時士陳元龍之流讀此詩可
以想見其人以中壽歿於陽州哀哉哀哉墨秀學道
離愛人也然常出其詩與余相對泣下丁丑正月六
日

書墨秀詩

予在廣陵與晁無咎墨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
去予醉卧舟中墨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
臨流勝氣藏慙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
和云閑裏清游借隙光醉時真境發天藏夢回拾得
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予昔對歐陽文忠公誦文
與可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云此非與可
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後三年秀來惠州見
予偶記此事

記虜使誦詩

昔余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誦僕詩云痛飲從今有幾
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公豈不飲者耶虜亦喜吾詩可

東坡先生文集 卷之四
怪也

書邁詩

兒子邁幼時嘗作林擒詩云孰賴無風時自脫半腮
迎日鬪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
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隨流水
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亦可喜也

書過送曇秀詩後

三年避地少經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南
岳猶能蠶足慰東坡來時野寺無魚鼓去後閑門有
雀羅從此期師真似月斷雲時復掛星河僕在廣陵
作詩送曇秀云老芝如雲月炯炯時一出今曇秀復
來惠州見余余病以絕不作詩兒子過粗能搜句時
有可觀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爲書之以滿行橐
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錄詩寄范純父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鶴峯新居成自嘉祐寺遷入詠
淵明時運詩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廬似爲予發也長
子邁與予別三年携諸孫萬里遠至老朽憂患之餘
不能無欣然乃次其韻我不我居居匪一朝龜不吾
欺食此江郊廢井已塞喬木干霄昔我伊何誰其裔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六
苗下有澄潭可漱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矚木固無
脛瓦豈有足陶匠自至笑歌相樂我視此邦如洙如
沂邦人勸我老矣安歸自我幽獨倚門或麾豈無親
友雲散莫追旦朝丁丁誰款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
如剪髮垂髻復此瓠壺三年一夢乃復見予予在都
下每謁范純夫諸子環繞投紙筆求作字每調之曰
訴旱乎訴澇乎今皆在萬里外欲復見此豈可得哉
有來請純夫書因錄此數紙寄之丁丑閏三月五日
多難畏人此詩慎勿示人也

書王太尉送行詩後

杜衍

賈黯

宋敏求

司馬光

王安石

蘇渙

王疇

邵亢

元絳

王純臣

呂夏卿

張環

何涉

謝仲弓

陳洙

胡恢

王舉正

趙槩

張揆

魯公亮

王珪

王洙

魯公定

胡宿

范鎮

李復圭

陳芻

吳幾復

范百之

晁仲衍

石揚休

李絢

宋敏修

右三十三人

丁度

郭勸

齊廓

馬仲甫

令狐挺

施昌言

呂居簡

孫沔

劉瑾

馮浩

黃灝

韓鐸

李師中

辛若渝

李壽朋

劉參

張師中

李先

楚泰

洪亶

周延雋

錢延年

解賓王

黃從政

孟詢

閻顥

謝徽

張孜

吳可幾

范寬之

張中庸

鮑光

閔從周

右三十三人

送行詩上下二卷凡六十有六人慶曆皇祐間朝廷號稱多士故光祿卿贈太尉王公挂冠歸江陵作詩紀行者多一時之傑嗚呼唐虞之際於斯爲盛非獨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士之美也昔柳宗元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墓碑之陰考之於史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宗元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余於王公亦云元符元年十月初七日

跋黔安居士漁父詞

魯直作此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

東坡先生外集 卷之四十六
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大瀾浪乎

記臨江驛詩

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
寒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當年流夜郎中原無復漢
文章納官贖罪人何在志士臨風淚數行紹聖間臨
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

記泂流館詩

簾卷窓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亂縱橫幽人睡足誰呼
覺欹枕床前有月明紹聖間人得此詩於泂流館中
不知何人詩也今錄之以益篋笥之藏

書羅浮五色雀詩

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爲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有
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珍禽不隨俗謫
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
皇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儋耳亦嘗集於
城南所居余今日游進士黎威家又集庭下鏘然和
鳴回翔久之余舉酒囑之汝若爲余來者當再集也
已而果然

書秦少游挽詞後

庚辰歲六月二十五日予與少游相別於海康意色

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謂少游齊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無足怪者已而北歸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於光化亭上嗚呼豈亦自知當然者耶乃錄其詩云

書聖俞贈歐陽閎詩後

客心如萌芽忽如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我家無梧桐安能久留鳳凰栖在桂林鳥哺不得共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右宛陵先生梅聖俞詩先君與聖俞游時余與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徜徉泉中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白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爲仲尼歎出爲盛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所爲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予尚少一歲鬚鬢皆皓然固窮亦畧相似於是執手大笑曰聖俞之所謂鳳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以詩窮吾二人者又窮於聖俞可不大笑乎元符三年月日書

書王公峽中詩刻後

軾蜀人往來古信州山川草木可以默數老病流落
無復歸日宜蒙奄霑時發於夢想而已庚辰蒙恩移
永州過南海見部刺史王公進叔出先太尉峽中石
刻諸詩反復玩味則赤甲白鹽灩澦黃牛之狀凜然
在人目中矣十月十六日軾書

書石曼卿詩筆後

范文正公祭曼卿文其畧曰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
登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詩氣豪而奇大愛杜甫酷
能似之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曼
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
今如生希世之人死爲神明方此時世未有言曼卿
爲神仙事後十餘年乃有芙蓉之說不知文正公偶
然之言乎抑亦有以知之也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
書

書馮祖仁父詩後

國家承平百餘年嶺海間學者彬彬出焉時余襄公
旣没未有甚顯者豈張九齡姜公輔獨出於唐乎真
楊馮氏多賢有文者河源令齊參祖仁出其先君子
詩七篇燦然有唐人風方知祖仁之賢蓋有自云元
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書程全父詩後

讀其詩知其爲君子如天侔豈易得哉予識之於罪
謫之中不獨無以發揚其人適足以污累之乃書以
屬過子善藏之異時必有知此子者元符三年十二
月日

書蘇養直詩

屬玉雙飛水蒲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蒲棹歸來
晚秋着蘆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
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煙波弄明月此篇若置
在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也乃吾宗養直所作清江

云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日

書秦少游詞後

少游昔在虔州嘗夢中作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
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
蛇天嬌轉空碧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供奉官
儂君汗居湖南喜從遷客游尤爲呂元鈞所稱又能
誦少游事甚詳爲余道此詞至流涕乃錄本使藏之
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六終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七

題跋

書帖

書摹本蘭亭後

外寄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
改作痛哉良可悲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
塗兩字改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
爲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
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
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
不及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八
十六卷年譜一卷

宋蘇軾撰

明萬曆三十六年康丕揚刻本
二十冊

共撮2捲 2:1卷首至卷46.年譜
2:2卷47至卷86.

本部書未完

续后片卷

书 号 9055

本片卷含 卷首 一卷46.年譜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八
十六卷年譜一卷

宋蘇軾撰

明萬曆三十六年康丕揚刻本
二十冊

共撮2捲 2:1卷首至卷46. 年譜
2:2卷47至卷86.

接前片卷

书 号 9055

本片卷含 卷47 - 卷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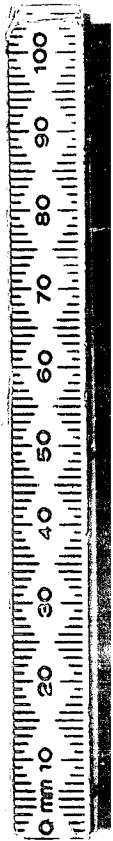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第四十七

題跋

書帖

書摹本蘭亭後

外寄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
改作痛哉良可悲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
塗兩字改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
爲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
有重者皆構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
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
不及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其本令左綿僧意祖摹刻于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題蘭亭記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遠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疎矣

題逸少帖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嘗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游岷嶺勤勤如此而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事況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疎矣

題遺教經

僕嘗見歐陽文忠公云遺教經非逸少筆以其言視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真自不解辨況數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真僞難矣願筆畫靜穩自可爲師法

題筆陣圖

王晉卿所藏

筆墨之迹託於有形有形則有敝苟不至於無而自樂於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於博奕也雖然不假外物而有守於內者聖賢之高致也惟顏子得之

題二王書

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與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
錠不作張芝作索靖

題晉人帖

唐太宗構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以玉匣
葬昭陵世無復見其餘皆在秘府至武后時爲張易
之兄弟所竊後遂流落人間在王涯趙延賞家涯敗
爲軍人所劫剝去金玉軸而棄其書余嘗於李都尉
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爲王氏物也
有謝尚謝鯤王衍等帖皆奇而夷甫獨超然如群
聳翹欲飛而未起也

題蕭子雲帖

蕭子雲嘗答敕云臣昔不能賞拔隨時所貴規模子
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
學隸法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
許年乃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法洞徹字體始變
子敬全貌元常逮邇以來自覺功進又見齊史本傳
今閣下法帖十卷中有衛夫人與一僧書班班取子
雲此文其偏妄無疑也又有王逸少帖者其辭曰爽
鳩習而揚武伯趙鳴而戒晨時可以出宿餞行可以

登高臨遠此乃張說送賈至文又可笑也

辨法帖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竊脉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直僞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踈謬余嘗於秘閣觀墨跡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鵝群一帖似是獻之真筆後又於李瑋都尉家見謝尚王衍等數人書然絕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可蓄

辨官本法帖

此卷有云伯趙鳴而戒晨爽鳩習而揚武此張說送賈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直僞相半

苞按重出小異

擬二王書

梁武帝使殷銑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銑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

題逸少書

此卷有永足下還來一帖其後不具釋智永白而云逸少書余觀其語云謹此代申唐末以來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工乃流俗僞造永禪師書耳

又題

逸少謂此郡難治云吾何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爲懷祖所檢察耳

又題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絕雖摹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間矣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榜竟不敢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可愛

題衛夫人書

衛夫人書旣不甚工語意鄙俗而云奉勅勅字從力館字從舍皆流俗所爲耳

題山公啓事

此卷有山公啓事使人愛玩尤不與他書比然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爲可謂不然者矣意以謂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

題衛瓘帖

恒衛瓘子本傳有論書勢四篇其詞極美其後與瓘同遇害云

題唐太宗帖

東坡先生集 卷之四十一
五
太宗忼暴如此至於妻子間乃有心欲均死之語固牽於愛者也

題蕭子雲書

唐太宗評蕭子雲書云行行如紆春蚓字字若縮秋蛇今觀其遺跡信虛得名耳

跋庾征西帖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卧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鷲之論後乃以謂伯英再生今不逮子敬遠甚正可比羊欣耳

題法帖二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卽浩也耶

杜庭之書爲世所貴重乃不編入何也

題晉武書

昨日閣下見晉武帝書甚有英偉氣乃知唐太宗書時有似之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門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居移氣養移體信非虛語矣

題羊欣帖

此帖在王文惠公家軾得其摹本於公之子錡以遺吳興太守孫莘老使刻石置墨妙亭中

書逸少竹葉帖

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跋衛夫人書

此書近妄庸人傳作衛夫人書耳晉人風流豈尔惡耶

跋桓元書子

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書早一報此桓子書

平蓋討譙縱時也僕喜臨之人間當有數百本也

跋葉致遠所藏永禪師千文

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刑以爲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云下歐虞殆非至論若復疑其臨放者又在此論下矣

跋王鞏所收藏真書

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鞏所藏君侍親平涼始得其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公異者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七
七
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爲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爲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措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

題顏公書畫讚

顏魯公平生寫碑惟東方朔畫讚爲清雄字間櫛比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此書雖小大相懸而韻氣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爲言也

題魯公帖

觀其書有以得其爲人則君子小人必見於書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猶不可而况書乎吾觀顏公書未嘗不想見其丰采非獨得其爲人而已凜乎若見其誚盧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與韓非竊鈇之說無異然人之字畫工拙之外盖皆有趣亦有以見其爲人邪正之粗云

題魯公放生池碑

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公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

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題魯公書草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手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書張少公判狀

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殊妙欲家藏之

耳張驚問其詳則其父蓋天下工書者也張由此盡得筆法之妙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以劍器客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迹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鬬而草書長此殆謬矣

書張長史書法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者便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喫喫此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法欲學長史書便曰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書張長史草書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四十八
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爲奇醒卽天真不全此乃
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於酒乎僕
亦未免此事

跋懷素帖

懷素書極不佳用筆意趣乃似周越之險劣此近世
小人所作也而堯夫不能辨亦可怪矣

跋褚薛書

王會稽父子書存於世者蓋一二數唐人褚薛之流
硬黃臨放亦足爲貴

跋胡需然書匣後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四十八

題跋書帖

書太宗皇帝急就章

軾近至終南太平宮得觀三聖遺迹有太宗書急就
章一卷爲妙絕自古英主少有不工書魯君之宋呼
於垓澤之門守者曰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
軾於書亦云

書所作字後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長大
必能名世僕以爲不然知書不在於筆牢浩然聽筆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罷過謁石才翁君強使書此數幅僕豈曉書而君最關中之名書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軾書

書王石草書

王正甫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公爲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向馬行頭吹也熙寧元年十二月晦書

題蔡君謨帖

慈雅游北方十七年而歸退老於孤山下蓋十八年矣平生所與往還略無在者偶出蔡公書簡觀之反覆悲歎耆老凋喪舉世所惜慈雅之歎蓋有以也

跋蔡君謨書海會寺記

君謨寫此詩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熙寧甲寅軾自杭來臨安借觀而君謨之沒已六年矣明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目益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暮山依然有足感嘆者因師之行又念竹林橋看暮山乃人間絕勝之處自馳想耳

論君謨書

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爲至論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爲小疎也天資旣高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明之

跋君謨飛白

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分科而醫醫之衰也占色而畫畫之陋也和緩之醫不別老少曹吳之畫不擇人物謂彼長於是則可矣曰能是不能是則不可世之書篆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真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餘意變爲飛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是乎

跋君謨書賦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爲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豈有正未能書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跋君謨書

僕論書以君謨爲當世第一多以爲不然然僕終守此說也

題李十八淨因雜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何僕荅云可作秦吉了也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子瞻書

跋董儲書

董儲郎中密州安丘人能詩有名寶元慶曆間其書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西臺也

又

密州董儲亦能書近歲未見其比然人猶以爲不然僕固非善書者而世稱之以是知是非之難齊也

跋文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直行劉貢父謂之鸚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舊來何如僕對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鸚鵡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十月一日

評草書

書初無意於佳乃佳尔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
仲翼無足怪者五言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
人是一快也

論書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爲成書也

題醉草

吾醉後能作大草醒後自以爲不及然醉中亦能作
小楷此乃爲奇耳

題七月二十日帖

江右僧寶索靖七月二十日帖僕亦以是日醉書五

紙細觀筆迹與二妙爲三每紙皆記年月是歲歷金
十年也

跋楊文公書後

楊文公相去未久而筆迹已難得甘爲人貴重如此
豈以斯人之風流不可復見故耶元豐戊午四月十
六日題

跋杜祁公書

正獻公晚乃學草書遂爲一代之絕公書政使不工
猶當傳世寶之況其清閑妙麗得昔人風氣如此耶
跋陳隱居書

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四
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軾聞之蔡君謨
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軾亦以爲學
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爲人也書法
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
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

跋歐陽文忠公書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圓字神采秀發膏潤
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曄如也

跋歐陽公帖

賀下不貢上此天下之通語臺官一任無官謗中無
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
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况放致仕而歸脫冠佩
訪林泉願平生無一所恨者樂豈勝言哉予出入於
文忠公門最久故見其欲釋帶歸田可謂切矣他人
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飢者之念食也願勢有
未可者耳觀與仲儀書論可夫之節三至欲以得罪
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爲欲進者之戒

跋歐陽家書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暇日遞中書知與新
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瑱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十八
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
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倘此多事如有差使
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
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心避事也昨書中言
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
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魯買一物汝可觀此
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
此歐陽文忠公與其弟侄家書也元豐二年
十二月蘇軾題

跋陳氏歐帖

承示近文只如此作便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
對屬尤見工夫并門當因書言云昔選人有陳奇者
舉主十六人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特旨不改官
以戒馳騫者初官亦少安之

右陳敏善所藏歐公帖軾聞之公幼子季默編公
之牋牘爲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者當錄以寄
季默也

跋錢君倚書遺教經

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

東坡先生集卷之四
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爲挺然忠信禮義人也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爲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勢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詎今君倚之書蓋詎云

書章邵公寫遺教經

章文簡公楷法尤妙足以見前人之篤實謹厚之餘風也

跋所書清虛堂記

世多藏予書者而予由獨無有矣求之者衆而予亦以余書爲可以必取故每以與人不惜昔人求書法至拊心嘔血而不獲求安心法裸雪沒腰僅乃得之今子由旣輕以余書予人可也又以其微妙之法言不待憤悱而發豈不過哉然王君之爲人蓋可與言此者他人當以余言爲戒

跋所書摩利支經後

姪安節於元豐庚申六月大水舟中行下峽常持此經得脫險難明年十二月至黃州見軾乞寫此本持歸蜀眉陽蘇軾書

評楊氏所藏歐蔡書

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絕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凋落磨滅五代文采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真可謂書之豪傑不爲時世所汨沒者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卑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書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歐陽文忠公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刑庶幾如見其人者正使不工猶當傳寶况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乎楊君蓄二公書過黃州出以相示偶爲評之

雜評

楊凝式書頗類顏行李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李國士本無所得舍險瘦一字不成宋宣獻書清而復寒正類李留臺重而復寒俱不能濟所不足蘇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餘乃不足也蔡君謨爲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字不如真字真不如行也

王文甫達軒評書

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畫隨之楊公凝式筆爲雄往往與顏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曉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謨天資既高而學亦至當爲本朝第一

書贈王文甫

王文甫好典買古書畫諸物今日與端硯及陳歸聖篆字余請攀歸聖例每日持一兩紙典文甫言甚善川僧清悟在旁知狀

書贈王十六

王十六秀才禹錫好蓄余書相從三年得兩牛腰旣入太學重不可致乃留文甫許然緘鎖牢甚文甫云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十六及第當以鳳咮風字大硯與之請文甫收此爲據十六及第當以十綠天猊爲僕作利市也

書贈胡道士

龐安常爲醫不志於利得法書古畫輒喜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余用藥無以酬之爲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畫求予甚急余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下一轉語作兩首詩乎龐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胡二君常與吾輩遊不日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記潘延之評予書

潘延之謂子由曰尋常於石刻見子瞻書今見真迹乃知爲顏魯公不二嘗評魯公書與杜子美詩相似一出之後前人皆廢若予書者乃似魯公而不廢於前人者也

書贈徐文正

此蔡公家賜紙也建安徐大正得之於公之子穀來求東坡居士草書居士旣醉爲作此數紙得之天下奇男子也世未有用之者然丈夫窮達

自有時耶

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麥熟卽快活今年二麥如雲此鳥不妄言也

或問東坡草書坡云不會進云學人不會坡云則我也不會

跋李康年篆心經後

江夏李君康年好古博學而小篆尤精以私忌日篆般若心經爲其親追福而求予爲跋尾余問此經雖不離言語文字而欲以文字見欲以言語求則不可得篆畫之工蓋亦無施於此况所謂跋尾者乎然人

東坡先生集卷之十一
十一
之欲薦其親必歸之佛而作佛事當各以其所能維
畫地聚沙莫不具足而况篆字之工若此者耶獨恐
觀者以字法之工便作勝解故書其末普告觀者莫
作是念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

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
見道上關雉遂得其妙乃知顛索之各有所悟然後
至於此耳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
則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書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
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
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
其捧腹絕倒也

跋草書後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便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
出去也

跋先君與孫叔靜帖

承借示新文及累爲臨訪甚荷勤眷文字已細觀甚
善甚善必欲求所未至如中正論引舜爲証此是時
文之病凡論意立而理明不必覓事應副誠未之思
專此不宣

嘉祐治平間先君縉修太常因革禮在京師學者多從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亟稱之先君既歿十有八年軾謫居於黃叔靜自京師過蘄枉道過軾出先君手書以相示軾請受而藏之叔靜不可遂歸之先君平生往還書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此獨其真跡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耶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軾記

跋先君書送吳職方引

先伯父及第吳公榜中而軾與其子子上再世爲同年契故深矣始先君爲人罕知之者公携其文至京師歐陽文忠公始見而知之公與文忠交盖久故文忠謫夷陵時贈公詩有落筆妙天下之語軾自黃遷于汝舟過慈湖子上昆仲出此文相示乃泣而書之元豐七年四月十四日軾謹記

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卷之四十八終

夏坊先生集

卷之四

三

